

# 大爱里,有青春与青春的重逢

——读彭学军小说《青木塔》

□ 张家鸿

彭学军的最新小说《青木塔》有巧妙的情节设置,即两代人的青春于某个特殊节点的巧妙重逢。小说还有独具匠心的线索安排,即明线与暗线的双线并置。明线即肖亚亭老师的支教经历,暗线乃肖亚亭妈妈香香因女儿的支教而从记忆深处忽然醒来的支教经历。从情节设置来看,女儿支教出现在前,妈妈支教随后出现;从时间前后来看,妈妈支教在前,女儿支教在后。有先有后、先后交错,让母女俩从血缘的骨肉至亲渐变至理想的志同道合,实在是既有趣又有深意。

顾名思义,“支教”即支援偏远地区的教育,帮助那里的孩子得到更好的成长。老师教育、启发、引领、帮助、鼓励孩子,老师是授予者,孩子是接受者。然而,在很小很简陋的青木塔小学里,肖亚亭是带着孩子气的老师,她经常和孩子们打成一片。在许多这样的瞬间,学校是学校,山林也是学校。学校是乐园,山林也是乐园。包括学校在的那一片绿意葱茏的天地,都是孩子们和肖老师一道成长的乐园。

一般情况下,秋游或春游为学校安排,老师带领,孩子们参与的课外活动。然而,在彭学军笔下,秋游的路线是孩子们定的。走过一条土路,看见一条小河,而后上了一座弯弯的、月牙儿一般的吊桥。只要奋力跺脚,桥上的人就像喝醉了

一般东倒西歪。孩子们过了桥之后,站在桥头看他们的老师过桥,眼中满是看好戏的兴奋。胆小恐高的亚亭除了咬牙走过去,别无选择。在猛烈的风中,在孩子们的加油声中,她终于走了过去。

老师过桥是整部小说最有深意的情节安排。看似老师被“戏耍”了,然而孩子们的淘气、顽皮以及天真,老师的平易、亲切与童心不灭均已跃然纸上,令人忍俊不禁。如果非要分出师生关系的话,这个时候,孩子们是老师,肖老师是孩子。在这片既熟悉又神秘的天地里,日日出入其中的孩子们,有太多趣味、美好,可以通过游戏或玩耍教给自己的老师。

穿在肖老师身上的那条工装裤成为别具一格的时装艺术品,它是孩子们

共同的杰作。几片黄色的花瓣、五角星、三角形、桃心形、无规则的几道红黄蓝、几滴紫色的颜料,裤子前面和两条裤腿都画满了,还有只有女生可以画的屁股。女生们蜂拥过去,纷纷施展才艺,这其中余敏在肖老师裤子的屁股上画了一个太阳。“现在看看这条工装裤吧,比马戏团小丑的服装都更花里胡哨、惊世骇俗,似乎世界上所有的颜色都堆集到了这里。”这是千金难买的礼物,这是可遇不可求的礼物,这是一旦错过即不可能再有的礼物,这是天下仅此一件的礼物。在礼物面前加上再多的形容词,都无法形容它的珍贵。

时间已经流逝,时间仿佛没有流逝。二十几年前,扎着马尾辫,辫子高高

甩起,头向上扬且张大嘴巴笑得很欢的香香,正和孩子们在大樟树下玩。她还卷了裤脚,和孩子们在河里捉鱼,捉完,她和女生背靠背坐在石头上转过脸来朝镜头笑着。时间不同,空间亦不同。但是不变的是孩子们的清澈、单纯、淘气和顽皮,以及拥有无穷表现形式的童心。

当妈妈和女儿因支教的话题而关系日渐好转、心灵日渐亲密、牵挂日渐真切,这是同步实现的成长。妈妈和女儿不可能有同时出现的青春,却可能在不同的时间维度里,实现青春与青春的共鸣以及惺惺相惜。迎新联欢会是小说中的关键事件。妈妈虽不在联欢会现场,却通过独特的礼物参与了联欢,以别样的方式“延续”中断几十年的支教生涯。

彭学军慢慢地、慢慢地拉出一条回忆之线的时候,对成年人读者来讲是一份切中肯綮的提醒。那是香香青春梦的复苏,也是所有奔忙、劳碌、麻木的年轻人共有的寻梦之路。梦,不仅在远方,还在已然被尘封被遗忘的过去。梦想的小树在往事里并未完全枯黄,尚有一点点若隐若现的绿意。春风一吹,有再度醒来的可能。在强调回忆深刻意义的同时,作者要告诉读者的还有偏远之地原生态的自然点滴带来的精神抚慰与心灵疗治。与之同时存在的,甚至可以说是更强大的存在,即山区孩子们天真、朴实、烂漫性情,还有他们成长的历经波折却又义无反顾。

邓晶决意考师范,为爸爸妈妈减轻负

## 在虚拟中透射现实

——读吴可彦小说《复合世界》

□ 廖雪霞

吴可彦的《复合世界》是一部具有存在主义倾向的小说。小说讲述了“完美天堂”的缔造者沈沉通过脑部扫描和记忆分身再造的技术,使“死而复生”成为可能。至此,“完美天堂”实现了生命的数字化飞升,开启了人类存在的新维度,但这一技术也引起了现实世界的忧虑,徐敏、曲洪波、宋德南等人计划用“通灵诗”摧毁“完美天堂”。吴可彦借由“软科幻”的形式,“把人物放进一个比较极端的环境,表现人存在的处境”。这一“复合世界”与福柯笔下的异托邦有着相同的旨趣:这一幻象空间看似虚幻,却揭示出真实的空间。就如福柯所言:“这个可以说由镜子另一端的虚拟的空间深处投向我的目光开始,我回到了自己这里,开始把目光投向我自己,并在我身处的地方重新构成自己。”吴可彦以文字锻造出名为“完美天堂”的三棱镜,将爱情、语言、人的存在等混沌难解的问题汇聚、贯穿,在虚拟之中透射真实,并最终完成了对现实世界的重构。

在《复合世界》中,爱情构成了串联人物、关联情节、推动故事的重要感情线索。徐敏与她的丈夫、杜奇与柳依依、宋德南与许心云和周如,不同人物展现了爱情的不同面貌。

语言也是理解《复合世界》的一个切口。那个近未来的世界,似乎是一个语言全面匮乏的时代。杜奇的遗忘更多构成了一种预言,即人类在踏入信息世界之后,语言的诗意就被人抛弃诸脑后。数字信息世界的语言是工具性的语言,是没有诗意的语言。当人类费尽心力奔赴科学与技术,并将之视为世界的终极意义时,就已经踏上了遗忘诗意的旅途。虽然曲洪波教授有提到“诗人可以让人回归家园,回归本真的存在”,但那首被寄予厚望的“通灵诗”的本质也是伪装成诗的一组代码,诗与诗意是苍白的,是悬浮于数字语言之上的。毁灭“完美天堂”的是理性的代码,却盖之以文学的诗,这一刻的讽刺意味显而易见。

不仅是诗意的语言,日常的语言也失落了。在“完美天堂”头顶诗人头衔的杜奇,以及决战之时面对沈沉的孟天平,最常使用的语言就是“哈哈”的尬笑。这一拟声词是苍白的、贫乏的,面对信息时代,语言它不再高效,不再去启发,不再具有灵性,我们还能去相信什么,期待什么。语言能否复活?如何实现语言的复活?这是《复合世界》启发读者思考的地方。

通过对现实存在和精神存在进行切割,《复合世界》把人类生存的境况推到一个极端的境地,当存在被切割为现实与精神,人要如何存在?人如何才算存在?吴可彦通过杜奇、许心云、宋德南的不同选择呈现了人的存在的三条确证路径:寄希望于技术未来,求问于过去,执着于当下。

杜奇出卖了自己的精神换取现世的财富,成了一个社会中的灰色人物,既放不下现实,又不能完全认同完美世界中的自己,陷入了主体的分裂、迷茫。

不同于杜奇的选择未来,《复合世界》中大多数人和许心云一样,沉迷于一款名为“找自己”的游戏,通过在游戏中不断修正过去的回忆去找到“理想的自己”,通过对过去的不断追认完成自我的重构与和解。

当然也有执着于当下的宋德南、曲洪波。他们坚守现实世界的意义,并为之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使现实世界获得了短暂的和平,却也让人类置于长久的生存危机中。

如果说未来、过去、当下是一种时间维度的思考的话,那么小说结尾处的那颗遥远的导弹打开了空间的维度。异星文明发射的导弹成了悬置在整个人类文明上空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把人类的存在思考延伸到宇宙。《复合世界》在时空的两个维度,提出了人的存在这一命题。

《复合世界》指向了当下人的存在这一永恒主题,但在日常中,这一宏大遥远却又具体可感的命题并不常常引起我们的注意。《复合世界》正如孟天平所编制的硬件程序“后门”,在现实世界中植入了一个入口。透过这一入口,我们得以停驻、感知、深思,透过虚拟再一次回归现实。



主题·品评

## 一首乡村振兴的交响曲

——读《遇见和美乡村》有感

□ 筱 陈

最近,海峡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乡村振兴福建系列故事之二《遇见和美乡村》,捧着这本散发墨香的书,笔者深深被其中一个又一个乡村振兴的故事所吸引。它宛若一幅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让我看到福建乡村振兴的大图景,耳旁仿佛萦绕着福建乡村振兴的美乐章,奏响着福建乡村振兴的大激越交响曲。

书中讲述了52个乡村振兴的故事,分为聚沙成塔、乡村有约、山海聚力、气象万千、逐梦田园、美丽蝶变三辑。这些故事,如绽放大地的一朵朵鲜花,装点我省乡村振兴的百花园。我把每一篇故事读完,留下几点深刻的印象。

乡村振兴要有勇于奉献的带头人。书中讲述了许多乡村振兴带头人的故事。“农”是乡村振兴的底色。《遇见和美乡村》中所讲的乡村振兴故事,篇篇都围绕“三农”,寻“三农”发展之道:引进“新农人”,发展新产业,运用新技术,破解新难题,寻找新突破。福建“八山一水一分田”,乡村广袤,山地辽阔,海岸线漫长,每一个乡村都有自己的资源禀赋。书中讲述了立足乡村实际,各施其招,各展其长,把“农”做得亮丽的故事。如《一把剪刀,剪出火红的生活画卷》,讲述了柘荣县城郊乡靴岭尾村利用乡村具有400多年的剪纸传统,围绕“清新乡野、文创田园”的发展定位,把乡村打造成剪纸专业村的故事。《北港有约》讲述了平潭君山片区北港村利用面向大海和石头厝的优势,发展文旅,将之打造成平潭国际旅游岛一张亮丽的人文名片的故事。

乡村振兴的活力在创新。这些故事之所以感人,在于每个故事都是鲜活的,充满着探索创新精神。要做好“农”



的文章,就必须从传统思维、生产方式走出来,用创新来拓展乡村振兴之路。《花式生活、火热电商》讲述了漳州高新区区长福村,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成为全国第二大花卉生产交易市场的故事……读了这些故事,我觉得,唯有立足本地实际,走创新之路,才能走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路子。

用散文的笔调写故事,让故事更具有感染力。这种感染力,首先来自故事的感人,故事源于我省乡村振兴火热实践。每个故事都采用夹叙夹议的方式,还有对乡村风土人情的描写。每个故事,都是作者情感的真实流露。全书图文并茂,每篇故事都配了精美的图片,让我加深了对这个村的了解,心中涌起了去走一走、看一看的欲望。

当然,读了这本书,也觉得它有可以进一步改进和提高的地方,如有些故事过分散文化,描写山水和自然风光偏多,作者的抒情分量太重;有的一篇文章讲了多个乡村故事,拉长了文章的篇幅。我以为,篇幅可以短小些,文字可以更精练些。可以采取“讲与评”相结合的方式,每个故事请专家进行评点,更好地发挥可学、可悟、可鉴的作用。

## 叙述的温情与力量

——评何金兴长篇小说《卡佛的鱼群》

□ 刘子超

《卡佛的鱼群》是诗人何金兴在小说领域的一次大胆尝试,小说以警察安生侦破一起抢劫案,引出陈家辉二十年艰难寻孤路,进而展开安生帮助陈家辉寻孤的故事。“卡佛的鱼群”于安生而言是生命中明亮事物的代称,典出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说。小说中充满生命力的鱼群,曾是原著主人公啞巴灰暗人生中的一抹光亮,但天灾带走了这一点光亮,将啞巴抛入地狱。安生决心以自己微弱的光芒,驱散阴霾,守住他人内心的“鱼群”。

小说由两条叙述线索延展交织,一条是寻孤的主线,另一条则是安生与夏语嫣的情感主线。安生是警察,陈家辉为了寻孤沦为罪犯,两人不仅素昧平生,在社会阶层中也缺乏交集,但安生却愿意倾其所有帮助陈家辉寻找孩子。这样的情节非但不令人感到失真或生硬,还流露出纯真与温情。一方面是因为这样的情节虽不甚符合合理性逻辑,却符合情感逻辑;另一方面则与作者有意识地层层铺陈,循序渐进推动叙述有关。首先作者为了引出寻孤的事件,设计了陈家辉铤而走险抢劫的情节。一个老实本分、收入微薄的中年男人,愿意花五万块钱买一个消息,甚至为此抢劫,表明这个寻孤二十余年的父亲已经走到绝境,除了犯罪别无他法。这使安生动了恻隐之心。

而真正使安生彻底下定决心帮陈家辉一家找回孩子的是作者安排的丽江之行这一情节。“卡佛的鱼群”是安生对卡佛小说的独特解读。尽管卡佛的小说大多书写的是底层人的潦倒、痛苦与失意,但安生却在卡佛小说中看到生活的希望——啞巴的鲈鱼群。小说中的鲈鱼群在天灾中消失,安生却决定帮助身处绝境之人找回自己的鱼群。丽江之行对于安生的内心是巨大的震撼,他没想



到自己的一笔汇款能给绝境中的陈家辉之妻最后的希望,甚至挽救她的生命。紧接着是一次基因比对的高度吻合给了安生和陈家辉一家巨大的希望,但结果却是一场误会。陈家辉之妻的表现却出奇的平静,这暗示他们已无数次经历这样的绝望时刻,进一步推动安生坚定帮助他们寻孤的决心。尽管小说最后,寻孤结果的戏剧性略显生硬,但是凭借前文叙述的铺陈推进,读者仍可深切感受到陈家辉一家的痛苦挣扎和安生这一人物折射的人性温暖。

与此同时,安生与夏语嫣的情感主线几乎贯穿整部小说,为让这条情感主线真实自然又不丧失艺术性,作者显然颇费一番心思,安排一系列的误会和两个次要角色进行推动。二人相识于学生时代,初中时因为同桌李大满的作伪和夏语嫣暧昧的态度,安生误会夏语嫣倾心于李大满。对于破获抢劫案的新闻报道,夏语嫣在李大满的诱导下,重点报道李大满的功劳,进一步加深安生对二人关系的误会。如果此时便使误会消解,其情感关系最多只是回到最初“老同学”的心理状态,情感线索停留在原地,这对于小说叙事而言过于贫乏。所以作者使误会搁置,为后续情感发展积

使作者在处理这一情节时显得格外慎重。尽管万事俱备,“东风亦至”,我们依然没有看到安生和夏语嫣坠入爱河。作者安排夏语嫣约安生来到一个废弃火车站,车站连接不同时空的特性,与人物内心对理想和自我的追寻形成隐喻关系。作者安排两人在特殊的情景中,谈论理想、文艺和爱情,暧昧的意味不言而喻。于是,安排两人离开火车站后通过网络委婉地表明自己的心绪,这样的处理使人物情感较为克制的方式表达,避免了落入传统爱情书写情感泛滥的窠臼。

爱情是文学创作中不朽的母题,但也正因如此,如何使爱情书写避免落入俗套,是小说家要慎重考虑的问题。何金兴显然是一个运用误会的高手,误会才能让这两个互相有意却又含蓄内敛的年轻人走到一起。

《卡佛的鱼群》以“寻孤”主题贯穿全文,反映了当下年轻人的心路历程和理想追求,体现了叙事的温情与力量。这些年轻人多是刚进入纷繁复杂的社会,在成长的阵痛中努力向前。当真正的社会责任和人性考验时,他们会放下自己得失,坚持自己的原则,勇于担当,展现了新时代青年向上向善的精神风貌。